

楚

寶

楚寶卷二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黃岡馮雲路較訂

真隱

善卷

善卷者楚人舜以天下讓之卷曰子立宇宙之中冬
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

終

劉禹錫善卷壇下作曰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以治我得安林藪道爲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臺在此山識者嘗回首

善卷壇考

按常德武陵縣東南十五里枉山今名德山舊名善德山隋刺史樊子蓋以堯時隱者善卷居此故名卽所謂善卷壇也又考楚志卷墓在辰溪西南二里龜山上

桃花源隱者

桃花源隱者秦時人也避亂隱武陵山中陶靖節記
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
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
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
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
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
既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
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
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隄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
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
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羸氏配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憇。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屢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歎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獎。

蘇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
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
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
水皆壽至百餘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
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
飲其水故壽近歲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
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爲人等
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不知其姓氏。子貢南遊于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弗抱甕而出，澆揭揭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橈，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

也。否。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往。矣。無。乏。吾。事。

聖楷曰按漢陰在今漢中府漢陰縣境周爲庸國地春秋戰國屬楚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徑階沔與嘉陵水合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俗謂之西漢非岷冢之水由均襄郢而至漢陽入江者也又按漢陽亦有二如龐參傳任棠爲漢陽氍人乃今鞏昌府所屬秦州其地漢置天水氍治平襄東漢改漢陽氍治冀非今之漢陽府也今漢陽府在兩漢時爲安陸縣地屬江夏氍自晉及

隋雖沿革不一併無漢陽之名至唐大業初始改漢津爲漢陽先輩廖鳴吾國之史臣也撰楚紀闕幽乃以任棠爲漢陽府人何南奔之甚

按麗參傳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至薄白以爲侶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事甚奇特併附錄

楚寶

之

八
年
二
一
八

五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章陵過紫
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覩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
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覩老父獨不輟何也
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
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
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
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
游無忌吾爲子羞之何忍欲人覩之手溫大慙問其

姓名不告而去

聖稽曰此漢陰却是沔漢之陰在均襄間者桓帝紀云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新野屬南陽亦光武避吏之地也。是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觀老父對張溫數語便知范史依掛流彘之論殆非已甚。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

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

名娶諸葛孔明姊爲魏黃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
中爲牂牁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
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
代老者擔云

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其
一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
世故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
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
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鹿門山考

聖楷按鹿門山在襄陽縣東三十里舊名蘇嶺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爲侍中時從先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後遂相仍云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至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革之遺，繁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縕，置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心游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袿爲羆，前漢有

舊、宣、聽、光、顯、以、翼、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聖、楷、按、楚、志、武、陵、縣、東、北、九、十、里、有、學、書、池、乃、晉、
高、士、伍、朝、別、墅、也、其、池、水、色、微、黑、故、名、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謂之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安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取億兆之人無

英實

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禱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劉義慶新語曰。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薛州魏薛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至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糶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有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卓博

士微不就。咸康末，乘小船，鬻冠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翽欲強起之。翽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翽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翽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翽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翽於是不能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聖楷按翟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來帶蹣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不赴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

○者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歡菽飲
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縈，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諷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魏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

尚不仕、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聖楷按戴逵字安道、黠國人也、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嘗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孝武帝時與龔玄之同徵、罷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被苦野老

被苦野老，郢人也。宋衡陽王義季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八州事，嘗春月出獵于郢，有老人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曰：「般于遊畋，古人所戒。方今陽和布氣，播厥之始，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夫？非勸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辭曰：「苟不奪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其賜？手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聖楷曰：漢陰老父，語傲而慈，其殆憤世而逃者歟。

表
空

此老却純似是用世人然皆或穆而近道避世而
轉者鴻飛弋慕故知非其倫匹也

宗炳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宣，都太守。遂家江陵。父繇之，湘鄉令。母同，秣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至簿，舉秀才不就。宋高祖領荊州，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

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餽饋並受之高祖勅南昶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資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咨議叅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

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常澄懷，親道，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震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覲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

郎兩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不就微辟
宗炳自爲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
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
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
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
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奉
戀廬衡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
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
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

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
所○綉○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崑○崙○山○之○大
曠○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
圖○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綉○素
以○遠○睽○則○崑○崙○之○形○可○圖○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
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
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
勢○如○是○則○蒿○筆○之○秀○玄○牝○之○霧○皆○可○得○之○於○一○圖
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

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
以加焉又神本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
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
坐究四荒不遠天勵之策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崑
嶷雲林森渺聖賢睽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
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至，薄舉秀才，不就。公私餽遺一無所受。宋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

聖楷曰：衡陽王義季嘗欲屈宗炳以重祿，炳曰：祿

如○腐○草○盛○衰○幾○何○然○而○不○禁○子○弟○之○從○祿○豈○其○中○
猶○有○未○忘○者○歟○宋○書○謂○或○之○文○義○雖○不○及○炳○而○真○
澹○過○之○此○便○知○門○內○之○情○有○徑○庭○之○別○矣○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兒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饜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作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

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尖○屐○
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
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疑○之○答○書○頓○
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
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
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疑○之○餼○
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
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
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

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庾仲雍，荊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于霽溪。盛公詣市，還着練帽布裙，以杖荷屐，與桓司空語，語畢，負荷而去。

蘇東坡曰：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屐，士麟笑曰：是卿屐耶？卽與之。鄰人得所失屐，送還，士麟曰：非卿屐，卽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祈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朓臨州命爲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祈，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聖○稽○曰○獨○往○之○人○皆○負○介○姓○高○尚○之○士○多○在○暮○年○
若○所○以○垂○髻○而○仰○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卽○三○世○幽○
貞○未○有○過○也○况○賦○詩○不○及○時○事○又○何○其○善○于○處○濁○
世○哉○乃○日○月○之○車○遽○爾○折○軸○豈○碧○湘○清○澗○亦○復○爲○
造○物○所○忌○耶○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王弘之傳曰：從兄王敬弘爲吏部尚書，奏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

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
壞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賚于丘園

聖楷按王弘之曾爲琅琊王中軍參軍遷司徒至
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後累
徵不就郭希林未受一命而亦以前官稱何也此
必有誤

劉蚪

劉蚪字露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嘗服鹿皮袷斷殺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蚪爲別駕與同視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視宗測宗尙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

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倚於魚鳥靈
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涿泗櫻
館之辭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
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軼器之義蚪精信釋
氏袞籠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白講佛義以江陵
西沙洲去入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
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
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
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竟陵王子良與內親太守劉景毅書去冬因君與
劉居士書今春得其送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
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咨嗟彌用欽想此
子舍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淑養志
南荆可與下寶爭價韜光梵服固同隨照共明雖
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淡取之若入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謚敦悅九部
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
而方易逝將炳昏靈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露

嶼之習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
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達邇冥交曉曙
時得寫折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
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爲
敦請此蘭山桂水旣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勿往
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爲分直闢投誠素庶必
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特加資遣也

梁裴子野劉蚪碑曰受川嶽之英靈有清明之淑
性澹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

議其高萬頃不足傳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寬
手幽顯廬手墓所而彙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
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
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席
鑿室林泉而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
蘭蕪沒庭戶平疇翠激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

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
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福溪
江漢寶紀南國篤生君子高明柔克我我其道巍
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槃鄂郭
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
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萃陰
成市悠哉荆夢逸矣江濱輜輶結轂羔鴈成羣監
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瞻咨故老
遵揚寶錄

庾易

庾易字幼簡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攷巴氍太守
父道驥安西將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
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
重易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
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
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
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通書致
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

司徒至簿不就卒

聖楷按南史安西長史袁象贈易以鹿角書格蚌
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遠亮
昔聞巢許今觀高尚故易報之如此蕭子顯高逸
傳不載似畧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至簿不就驪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
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
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青○便○求
祿○養○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
劉○寬○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
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
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
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
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任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
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
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書僑札
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笏席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
同志庾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
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
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至簿不就卒測善
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

寺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
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
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
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
劉蚪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典初又徵爲諮議並不
就壽終

唐馮贇記事珠曰宗測奉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
係于帶上臚而圖其形狀名張芬圖百花帶人多
效之

黃庭堅書小宗香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
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尾以配
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
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
此香價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
云

聖曆曰嘗疑宗茂深待魚復侯爲已甚及閩武十
七五列傳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
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櫺下身無虧傷鎮荊州日

所爲多不法，率以謀叛伏誅。乃知高士非好爲絕人之行交際嫌疑固不可以昧昧也。

洞庭老父

洞庭老父不知何許人，
卓彥恭嘗遇洞庭月下，
有小漁舟過其傍，
因呼問有魚否，
應曰無魚，
有詩題，
喜曰：願聞一篇可乎？
老人鼓枻去，
高吟一絕云：八十滄浪，
一老翁，
蘆花江上水連空，
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
欲邀致之不可得矣。

聖鑿曰：君山父老，
閑吟云：湘中老人讀黃老，
手接紫藟坐碧草，
春至不知湖水深，
日暮忘却巴陵道，
此猶是遁世高蹈語，
若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

明收釣筒。俾將出世。用世入熱心。奪眼一齊。寤醒。
然不謂黃老亦不知此語之妙。洞庭之上。君山之
阿。伊何人哉。

唐節

唐節零陵人嘗爲瀧水令去官家於瀧下三十里自號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元次山愛其水石爲作宅銘曰瀧山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洄丹崖千仞礚礚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隴上釣車不知幾峯爲其四塘竹幽石磴泉飛戶中惟石臨淵礚礚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營事阻人心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聖楷按丹崖翁宅在零陵縣南百里其崖石色如
丹唐永泰中元結刺道州路出崖下見節甚重之
因爲作銘

楚寶列女論次

喬木珮聲始于江漢蒼梧煙色半是瀟湘是以錯薪
川楚游女鮮求蕙帶荷衣美人多怨翠竹何情九點
疑雲長是淚暮花欲落一川柳水不成流望鄧墟而
思配誰招荆武之魂念樊塚以求賢莫辨王孫之樹
乃有輕生豔質齒劍如魑薄命紅顏捐生靡顧或永
巷閉而吳兵頓却或漸臺圯而使者不來或赤烏夾
日而踐附社之心或白璧及門而矢松楸之志或長
沙雨畔雙花萎雲或岳陽樓下五字流香豈非粹敵

審天借箸難再臨危許死隔代相望乎至若負戴相
隨于泉石縞綦不羨夫雲茶解毛遺粒之貞風却鮪
種橘之峻節何止栖隱偕老實有明哲兼勸者矣又
若盛年悔不青樓晚烈偏高形管草迷青冢胡漢何
分烽起黑狼雌雄遂混揮金愧馬誓死殉秦憐才念
舊代有逸女斯亦蛾眉之奇績南國之香荃也君子
痛其遭遇不齊國史表其徽美則一故併採綴焉惟
夫淫如夏姬妬若鄭袖是名妖蠱汗我佳麗姑存牋
注之末以爲好色者戒云撰列女第十七凡一卷

列女一

鄧曼

息媯

樊姬

北郭先生婦

伯嚭

貞姜

越姬

季芊

老萊子妻

接輿妻

白貞姬

子癸母

女嬃

王昭君

李衡妻

尹虞二女

丁貴嬪

衛敬瑜妻

木蘭

瑞那

義媯

韓希孟

徐君寶妻

趙淮妾

楚寶

八

卷之十

三

曹氏

繼孝婦

楚寶列女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註天柱較訂

列女

鄧曼

鄧曼楚武王夫人也。鄧國之女，曼姓。武王四十二年，命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

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
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借乎夫國謂
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且莫敖
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
也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大敗縶于荒谷群帥
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年一年
三月武王荆尹授師子焉以伐隨將奔入告夫入鄧
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
帥○徒○無○虧○王○蔑○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蒲○木○之○
下○令○尹○闕○祈○莫○教○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莫○教○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
濟○漢○而○後○發○喪○

左○貴○嬪○芬○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
映○禍○機○覩○兆○歎○亾○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鍾○伯○敬○史○懷○曰○鄧○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
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物○之○理○

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
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卓然高識
聖楷曰楚武王熊通弑蚡舒子奪其位又劫周室
以求尊號憑凌小國五十年其無天道甚矣鄧曼
從旁代爲悚懼若惟恐不終厥位曰告諸天之不
假易曰盈而蕩天之道也惘然如鬼神相向卒之
菴谷之縊構木之薨君若臣一如所料此豈僅僅
才智婦人所能及哉且軍旅大事也武王傑至也
每事輒入告之必其平昔令德有折服之者矣

息媯

息媯者楚文王之夫人也。初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文王卒，令尹子元欲讒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忌襲讐，我反忌之。於是以前六百乘伐鄭。

史懷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爲莽大夫也，息媯哉。

聖楷曰：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卒，十年以息媯歸，生

堵敖及成王而堵敖立三年卒成王立六年皆幼
穉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此定是息媯無疑也蓋
息媯入楚前後止得十四年色尙未衰故令尹蠱
之左傳又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鬪射
師諫則執而梏之不知此時息夫人在何處大抵
息媯之不言與泣同一機巧尤物惑人喪身亾國
至死不悟此足戒也王維息夫人詩曰莫以今時
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註解唐
詩者引列女傳其事近俚乃後人僞撰非劉向書

也。當從左氏爲正。又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曰。寂
寞應千載。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
雲雨飛何處。山川是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
期。按楚志。桃花夫人卽息夫人也。廟在漢陽縣後
驛山桃花洞前。

樊姬

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
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一日王罷朝晏姬問其
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姬曰賢相爲
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
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
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十年
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
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

楚○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力○焉○

張○九○齡○樊○姬○冢○詩○序○曰○郢○州○西○北○有○大○冢○數○十○
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
唯○直○西○有○樊○姬○冢○因○後○人○爲○植○松○指○故○行○路○盡○知○
之○詩○曰○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
氣○襲○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姬○嘗○獻○箴○能○令○更○擿○士○
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生○亦○莫○尋○唯○傳○賢○媛○
隴○猶○結○後○人○心○空○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墻○時○

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
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張說登九里臺是樊姬墓詩曰。楚國所以伯。樊姬
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請叔敖賢。萬化茫無在。孤
墳獨巋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渚宮樹。
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令名傳。自我來符
守。因君樹葦荃。詩書將變俗。絺纈忽彌年。志闡三
折後。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北郭先生婦

北郭先生婦者楚莊王使使資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兔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聖楷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藪子佩天下

無道我負子戴北郭先生與其婦蓋謀之久矣借
箕箒之言以却楚使不過粧點隱士家風列禦寇
之妻拊心辭粟亦是此意疑此皆文人之寓言也
然世間失行男子多半爲室家不能安貧腳跟不
定遭所驅迫故北門之歎猶是賢人東郭之乞狗
彘不如矣可勝歎哉

伯嬴

伯嬴者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戰于柏莒。吳勝楚，遂入至郢。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梳枷異巾，櫛所以防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夫可復以義義。

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其焉夫造亂亡之端諸
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
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
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
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
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
殺妾又何益于君乎吳王慙遂退伯嚭與其保阿閉
承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聖楷曰春秋庚辰吳入郢殺梁傳曰何以謂之吳

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嗟乎！伯嬴者，楚太子建所聘之秦女也。當其失身楚平之日，與衛宣齊姜同一隱忍，乃獨能皎皎末路如此。楚國之復，豈待秦庭七日之哭哉。吳爲不道，故終併入于楚耳。

貞姜

貞姜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將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乘約越義而生，不若留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西涯樂府曰：漸臺水深幾許，使者來，誰遣汝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姜死猶

守○丘○君○行○在○何○處○平○生○委○質○身○爲○君○此○時○重○信○輕○
妾○身○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瀾○

漸臺考

聖楷按三輔黃圖云漢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
高十丈漸浸也言爲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
法星以爲臺名今觀江水大至則臺房當是築臺
于江上耳從漸浸之義爲長

越姬

越姬者楚昭王妃也。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于樂三年而改之，以勤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諾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嬖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于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死，妾非難于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

王讓位于三弟而薨三弟曰毋信者子必仁乃迎楚
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爲惠王

聖楷曰文獻通考云唐天寶七載祠烈女一十四
人有楚莊樊姬楚昭玉女按昭玉女書傳未載當
是越姬字訛作女耳又皆置祠富水觀富水今承
天府昭王徙都于郢在今宜城縣遠不相涉不知
何所據大抵訛傳之輩出自朝廷者更多蓋奉行
虛文故耳

季羊

季羊，楚昭王妹也。吳兵入郢，楚子取其妹季羊以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復奔郢，鍾建負季羊以從。吳師退，昭王復國，將嫁季羊。季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乃以鍾建爲樂尹，妻之。

聖○措○曰○權○非○女○子○所○能○用○也○况○以○之○全○節○乎○且○權○以○死○節○易○權○以○保○身○難○若○季○羊○者○其○志○潔○而○不○可○汙○其○辭○婉○而○不○可○奪○真○能○處○亂○而○行○權○矣○五○代○時

有王凝妻李氏其夫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避東過關封止旅舍旅舍至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至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汙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嗟乎李氏之臂可斷卽知季辛之身不可再負矣

老萊子妻

老萊子妻者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先
其門當萊子織畚而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萊子
曰諾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
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
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授其
畚萊而去萊子從之至於江南而止曰烏獸解毛可
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聖楷曰老萊子著書接輿狂歌皆有心用世人也

至事不可爲時不可出亦浩然長往耳豈真聽命于婦人哉然非此二婦不足以成其富又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若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以其年計之隱蒙山時二親已歿老萊夫婦近八九十歲矣猶唱隨依媚若此豈太史公所謂修道而養壽者然耶

接輿妻

接輿妻者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高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曰：『曾許之手。』」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

以爲衣食飽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
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
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
如去之遂變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

左貴嬪芬讚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謹妻亦冰清同
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遊周子聖楷亦贊之
曰接輿夫婦一狂一狷其樂只且何貴何賤楚國
雖大禍重福輕笑而不答携手同行

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聖楷曰太史遷云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諱亦不可勝道爲其均復父讐也若貞姬守義不嫁而語氣凜然殆有王孫礪劍之風乎

子發母

子發母者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併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享酒一罍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丑也一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併分菽粒而

食○之○子○獨○朝○夕○芻○豢○梁○黍○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
自○康○樂○於○其○上○雖○得○勝○非○所○貴○也○子○非○吾○子○也○無○入○
吾○門○子○發○謝○其○母○請○罪○良○久○然○後○赦○之○納○以○入○門○
聖○楷○曰○子○發○母○與○趙○括○之○母○同○一○明○哲○然○括○母○能○
料○其○敗○而○子○發○之○母○勝○非○所○貴○其○慮○尤○遠○戰○國○時○
如○趙○威○后○奔○君○王○后○皆○具○有○過○人○膽○識○豈○妾○婦○二○
字○未○易○許○儀○秦○輩○也○

女媧

女媧屈原姊也。屈原作離騷，述其言曰：女媧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亾身兮，終然歿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賚荼菴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鄉曰姊。媿其地有女媧廟，擣衣石猶存。

聖楷曰：屈原放逐，本非得已。女媧戒之以鮫，欲其

保○身○事○君○自○是○骨○肉○至○情○豈○有○他○意○且○原○滿○肚○不
平○乍○歌○乍○泣○入○耳○皆○成○拂○亂○亦○非○真○怨○其○姊○之○不
察○而○晉○子○也○說○騷○者○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衆○合○不
承○君○意○何○異○癡○人○說○夢

王昭君

昭君字嬙，南詵姊，通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辭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闕氏焉。

前漢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偕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後單于復株紫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至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

王昭君怨詩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巢于蒼桑養青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殘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

食○心○有○徇○復○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翻○翻○之○鴛○遠○集○
西○羗○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又○兮○毋○兮○道○里○悠○長○嗚○
呼○哀○哉○憂○心○惻○傷○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嘗見乃使畫工
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
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
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
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
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

工皆棄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蘄寬並工爲狗馬，衆勢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石崇王明君詞叙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按今畫昭君作自抱。

琵琶者亦非。

聖楷曰昭君事前後漢書載之甚詳琴操乃云昭君有子曰世遠立爲單于欲妻其母昭君昭君不從乃吞藥自殺不知琴操從何得此悖妄之說按漢書昭君子名伊耆智牙師爲右日逐王未嘗繼爲單于且胡俗妻異母耳安有昭君本生之子復妻昭君之事琴操原係僞書固不足責獨怪古今文士大部史書置之不信而承譌小說豈亦坐其腹中踈漏乎。

昭君村考

杜甫詠懷古跡詩曰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
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得青塚向黃昏。畫圖
省識春風面。環珮空隨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
分明怨恨曲中論。按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
歸州東北四十里。蘇試亦有昭君村詩云。昭君本
楚人。艷色照江水。是也。張泌枕穠記曰。明妃姊媿
人臨水而居。恒於溪中盥水。溪水多香。今名香溪。

昭君墓考

歸州圖經曰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
上獨青故名青塚按一統志昭君墓在大同府
古豐州西六十里其地爲黠虜俚牧之所聖楷嘗
有艷聲古意詞其一王昭君云士求知已女求容
顧影裴徊別漢宮青草自留春作塚紅顏未必盡
能工恨深妾命從來薄感到君恩異域同但使單
于長繫闕不煩公主更和戎頗得詩人之意

李衡妻

李衡妻字英，習襄陽人。初，衡爲吳丹陽太守，時孫休在，罷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而見中國人乎？」衡曰：「計無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檠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毋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汝父恒稱大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

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史懷曰李衡以卒家子繇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簡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平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

橘洲考

按李衡種柑橘處在龍陽縣西五十里其洲長二十里謂之汜洲亦謂之柑洲非長沙橘洲也長沙

橘洲在長沙縣西四十里上多美橘或曰卽今典
馬洲也馬殷王長沙時改名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金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益害之。

重楷曰：杜弢初爲長沙醴陵令，因巴蜀流入之亂，遂自稱湘州刺史，攻破醴縣。是時始興太守乃嚴佐也，亦率衆攻弢，爲弢所敗。故史稱尹虞前任始興，起兵討弢者，當是與長沙太守崔敷等同倡義被害耳。然其事非二女之貞烈，亦竟不傳矣。嗟乎！

靈○此○胡○晉○末○閨○帷○罕○赫○風○簡○虧○閑○爽○操○相○趨○成○俗○三○月○歌○
語○爲○之○慚○憤○安○得○若○蔡○之○王○書○此○二○女○醜○食○湘○
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每○誦○

丁貴嬪

丁貴嬪諱令光其初譙國人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于劉憲明麾下貴嬪生于樊城初生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紵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于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

多
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輒。道。使。
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
敬。嘗。于。供。養。經。案。側。髮。髻。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
元。年。有。司。奏。爲。貴。人。居。顯。陽。殿。貴。嬪。性。仁。恕。及。居。宮。
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侈。罷。服。纓。珍。麗。未。嘗。
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疏。膳。受。戒。日。
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旨。隨。
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薨。謚。曰。穆。年。四。十。二。簡。文。卽。
位。追。崇。曰。穆。太。后。

聖楷按南史貴嬪所事德后卽邾氏夫人也生有赤光炤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無不閑習武帝聘之生三女長玉姚次玉婉次玉環武帝爲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性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炤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嘗置銀轆盧金甌漉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今梁皇懺法傳所載不同然亦不可謂無所本也

文選樓考

襄河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故襄陽有文選樓按丁貴嬪生三男長昭明太子統次太宗簡文帝綱次盧陵威王續昭明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梁書云武帝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因晉貴嬪與昭明在州城京邑率乃還京師卽立爲太子何嘗出督襄陽今襄陽文選樓或本其所生之地以爲樓則可若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無闕也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王氏襄陽霸城王整之姊也年十六而敬瑜
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
爲誓乃止手爲凸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
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作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
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窩常雙
飛來去一日雄燕爲鷲鳥所傷女感其雌偏栖乃以
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易歲燕果復來猶帶
前縷女復作詩曰昔年雙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既重不忍復變飛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
章義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
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漢水之濱雍
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
衛婦之間又表于臺

聖措曰女奇燕更奇始知一切鬼生從本以來展
轉因緣常爲六親非虛語也由此推之蛇蝎豺狼
亦是好人第無節烈如玉京以感動之耳玉小字
玉京見燕女墳記但又作媼家女不知何據

木蘭

木蘭姓朱氏。楚黃民家女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子。旣歸。人爲賦詩云。促織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馬鞭。旦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娘聲。喚女。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

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
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
光燭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面天子。天
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憐閭所欲。木
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娘
聞女來。出郭扶和將。阿妹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
聞姐來。磨刀霍霍向磨。聞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
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挂鏡帖花黃。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僕○走○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
我○是○雄○雌○

程○泰○之○演○繁○露○曰○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
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
詩○中○有○可○汗○大○典○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卽○唐○也○女○
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提○縈○上○或○者○疑○爲○寓○言○
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恠○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
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
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遂○把○酒○拂○雲○唯○

上視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晉書曰札曰本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楚黃陂人今黃州黃安縣卽隋本蘭縣有本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有將軍塚忠烈廟焉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聖楷按馮元成大器有本蘭將軍贊又云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未知孰是

瑞卿

瑞卿者長沙歌伎也。衡山歐陽彬好學工詞賦。馮氏
之有湖南也。彬見擯于樊。知客因而落魄街市。瑞卿
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歎
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樞外。加武陵岳陽。是九州
彬乃作九州歌。以授瑞卿。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旣
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斯徒負養。豈能自
奮我何負。而至此耶。甚矣。何聞西蜀。陶綱將發。彬遂
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渴不遂。若於汝家。未嘗

有倦色。今以功名棄汝去矣。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謂無情。一旦不以妾自滯，制愛而去，妾誠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領夔州時，武穆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并報瑞卿迎皆老焉。

聖楷按：歐陽彬，字齊美，博學能文，嘗携所著詩馬殷府求見。掌客吏樊氏索賄，彬恥之，不與。樊怒，擲

名紙于地。彬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糞，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謀入蜀。旣至蜀，至大悅，擢居清要。尋以爲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十石作詩飲酒，爲風月至人，豈不誠嘉仕。至左丞，卒。彬亦善小詞，然不得瑞卿以憐其才，則亦終湮沒焉。耳故附見焉。是時長沙妓女如小東，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爲樞，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又十國紀事曰：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降兵及嗣立，號南堂夫。

人嗟乎天策府學士食祿擔爵非不貴豔一時若
以二女子視之寧無愧巾幗耶

義娼

義娼者長沙人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詞娼具道所以少游曰若嘗遇秦學士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雖爲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來此娼大驚喜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

且張筵止少游宿酒一行輒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少游感其意留數日將別媚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放從行恐以爲累唯誓潔身以報別數年少游竟死于藤州一日晝寢驚泣曰吾適夢與秦學士別學士其殆乎亟遣僕覘之果然媚聞報遂褰經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棺一慟而絕後人悲而弔之謚曰義媚

聖楷曰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云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于李結次山爲作傳按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
罹黨禍豈復眷戀一偶女哉且如國史所書溫益
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廵內若范忠宣輩皆
爲所侵侮鄒公南遷過潭幕投宿村寺益卽時遣
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
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曰此或
文人好爲傳奇而姑借是以發其牢騷耶然而義
媚已不朽矣

韓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岳州巴陵人。韓魏公琦五世孫也。嫁爲襄陽賈尚書子璠妻。少明慧，知讀書，善文章。宋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帥女，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帶，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乘。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嘗炯炯。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卽日辭陞行，盡敵心，欲還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

禪讓法堯舜民物頗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
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
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
失人焉得人垂戒嘗耿耿江南饗謝安塞北有王猛
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竟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舺
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
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衙署紫蘭省
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痼瘦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
鴛鴦會雙飛比目原嘗金豈其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
一方遭劫虜，六族苑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
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苑空冥冥，憂心長炳炳。
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皿。
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然，願爲死灰冷。
貪生念麴蛾，乞憐羞虎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
臯天如有知，定作血舌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死後三十餘年，其英爽不昧。
復能托夢趙魏公孟頫，爲書其詩云。

兩山墨談曰韓氏希孟嫁爲賈尚書子瓊婦元兵
破岳州韓被虜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
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者丐趙松雲爲書
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爲我求
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雲聞而異之
乃爲之寫一通歸於沈

聖楷按華容孫安撰賈烈婦祠碑云烈婦死宋距
今已三百餘歲卒無秩祀之者憲皇帝時岳州
守李公某始請附祀孝烈靈妃廟廟故並祀孝感

侯孝感侯者霽妃弟也類役褻弗稱至嘉靖戊子
吉水蕭公某來守岳乃就洞庭之濱岳武穆廟右
建祠專祀并石其詩祠中

附霽妃廟考

按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死洞庭其女孳
弟尋父尸不獲俱投水死邦人哀而祀之霽響浸
著宋元豐間封其女爲孝烈霽妃弟爲孝感侯廟
在巴陵縣南津港

徐君寶妻

徐君寶，番州人。其妻某氏，同韓希孟爲元兵所掠。來杭，居韓斬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一日，王者怒甚，將卽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爲君婦，未遲也。」君奚怒爲？王者喜諾，乃爇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書畢，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萬。籟。秋。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
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
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繇。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
陽。樓。

聖。稽。曰。徐。君。寶。妻。與。韓。希。孟。同。被。元。兵。詞。章。悽。婉。
從。容。就。死。其。志。調。又。同。今。岳。州。有。賈。烈。婦。祠。而。不。
及。于。徐。故。是。闕。典。嗟。乎。蔡。琰。工。詞。厥。身。淪。虜。易。安。
博。議。卒。二。所。歸。以。視。君。寶。之。妻。何。如。哉。此。一。瓣。香。
當。爲。拈。出。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宋德祐中，從淮戍銀嶽。琪、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佯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僇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之江岸。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

水而死

元全愚將正子山房隨筆曰趙靜齋准被執于漂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公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嘗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卽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誓有政理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娘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

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潛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葬海旁山上。

聖楷曰：趙淮妾，初錄之元史，及讀蔣正子隨筆所記，又與史大異。然其妾之死，于兵刃倉卒之中，出全節殉身之智，俱有義夫志士所不能及者。潭之

卷一

士女亦何多俠烈哉

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聖楷曰元史稱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于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

者若曹氏義不辱身死不累夫尤爲皎皎者哉然
妾李氏從小君於地下又何其微烈也當死生而
易節豈膠木之所能仁抑亦琨玉秋霜有並質焉
耳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
美食。必持。餼奉姑。自啖。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
不諱。無繇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治
之。棺成。置於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
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
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將奈何。言畢。
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聖楷曰。趙孝婦之能反風滅火者。其精誠全在平。

昔○備○織○奉○姑○鬻○兒○治○棺○絕○饗○求○善○於○婦○之○外○有○以○
格○鬼○神○而○動○天○地○也○如○必○爲○善○護○報○責○參○一○時○古○
有○忠○孝○呼○天○天○若○罔○聞○者○矣○悠○悠○之○口○其○何○能○自○
信○哉○故○曰○孝○者○民○之○行○也○

楚寶方伎論次

藝之至者陰陽而已矣惟聖人與陰陽通故能造其至而不泥其教發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惡夫藝成而下犯陰陽之患而鮮精神之潔者歟今之卜筮醫巫天官音律相夢諸書後世所傳皆其淺淺者耳然一遇通人輒多玄妙况復弘道以濟時隱身以利物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由此觀之雖藝亦道也述方伎第十八凡一卷

方伎一

司馬季主

蔡倫

庾季才

庾質

浮屠泓

俞叟

沙門洪蘊

僧智緣

龐安時

張康

萬玉山

楚寶方伎論次終